

# 澎湃中的灯塔：《上海书评》十年文化坚守

丁雄飞

澎湃新闻自问世以来，以“专注时政与思想”著称，《上海书评》便是这“思想”的内核。

《上海书评》创立于2008年，起初是《东方早报》的周日副刊。它与若干传统相关：一是中国古代的序跋、评点、札记、诗话、注疏传统。传统中有源远流长的书籍评论历史，体现在诸多独特的文体中，《上海书评》创造性继承了这些形式，及其所蕴含的严谨与博雅。二是现代，尤其是五四以降的上海报刊传统。与《上海书评》有较直接衣钵继承关系的，是四十年代陈蝶衣在上海创办、后由柯灵主编的《万象》，以及九十年代转世重生的新《万象》。三是西方书评传统，尤其是七十年代以来形成的、具有反思精神的一脉，以《伦敦书评》为代表。综合这些渊源，一份有中国气派、上海风格，体现当代中国学界面貌的书评应运而生。当《东方早报》于2016年蜕变为澎湃新闻，《上海书评》随之成为澎湃新闻思想板块的旗舰栏目。

自报纸之世至网络之时，《上海书评》既守其一贯之道，亦不乏推陈出新

之意。其最具标志性的设置，便是每周日刊布的深度访谈，十余年来从未间断，以书为核心，受访者涵盖中外人文社科领域之名学者、作家、艺术家及藏书雅士，辅以插画师手绘肖像，实现风格化的视觉呈现。其他日子，在刊发新书书评之余，它也会围绕文化热点议题组织特稿与讨论，此外更不乏轻松诙谐的随笔掌故与专栏。纵观近年《上海书评》所涉选题，可谓包罗万象、蔚为大观。兹举数例，以管窥其一斑。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书评》每年与中华书局合作推出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专题。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七十年代陆续出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堪称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代表性成果。自2013年起，新的修订本陆续推出。《上海书评》每年都会围绕当年新出的修订本，邀请参与修订工作以及相关领域的学者撰文，深入探讨修订过程中的问题，反思与审视所涉时代的历史。迄今为止，已经做过的专题包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魏书》《宋书》《南齐书》《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南史》《金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是《上海书评》的重点关注领域。它曾推出一专题，名为“绝学传薪”。所谓“绝学”，指的是那些既濒临失传之危，研习者寥寥晨星，然又事关深厚文化积淀、民族记忆与历史传承的学问。此类学术，虽少人问津，价值却不可估量。《上海书评》邀请郭永秉谈古文字学和出土文献研究，张涌泉谈写本文献学，何欢欢谈梵文佛学研究，吴元丰谈满语、满文档案与清史研究，希望通过呈现四位在各自领域有深厚造诣的学者的学术理解，让或将成为“绝学”的学问焕发出新的生命和活力。

中国的古今之变，或者说百多年来，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局，是现代中国学术思想最关切的问题。在时代剧变中，仍有一些传承百年的文化世家，历经风云变幻，依旧熠熠生辉，散发出独特的文化光芒。《上海书评》策划的“百年斯文：文化世家访谈”专题，便聚焦于此，访谈了螺洲陈家、建德周家、襄平赵家、宜兴吴家、如皋冒家、萧山朱家的后人。由此细致勾勒出一幅跨越百年、细节生动的历史人文画卷，展现

出这些文化世家在大时代洪流中所承载的精神传承与文化积淀。

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化，《上海书评》亦广泛涉猎。它曾邀请李欧梵谈他心目中的二十世纪和跨文化研究，陈平原论述学体与白话文的演变，洪子诚梳理中国当代文学史，张真追溯华语电影的起源，许鞍华回顾香港电影的兴衰历程，张晓刚讲述中国当代绘画的变迁，魏美玲深析中国当代舞蹈史的脉络。此外，它还邀请了诸多当代文学大家，如王安忆、韩少功、余华、格非、孙甘露、欧阳江河、毕飞宇、金宇澄，分享他们各自的文学创作心得与思想历程。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方面，有张峰阐释人工智能的训练方式及未来走向、兰小欢解剖地方政府与经济发展的互动、林小英考察县中孩子的成长与教育问题、孙萍检视外卖骑手与过渡劳动的形成、涂炯分辩疾病与“好的”死亡的复杂关系。通过这些深入的对话与思考，《上海书评》从多维度呈现出当代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图景，见证了时代变迁中的思想激荡与文化流变。

《上海书评》同样对世界其他文明与文化保持高度关注。十余年来，华东师范大学刘擎教授一直在此发布西方思想年度述评。此外，众多世界一流学者曾在《上海书评》亮相，如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德国全球史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美国传播学权威亨利·詹金斯、法国精神分析学家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日本佛教史家末木文美士。与此同时，国际文坛的著名作家如约恩·福瑟、科尔姆·托克、希拉里·曼特、伊恩·麦克尤恩、朱利安·巴恩斯等人也都接受过《上海书评》的深度访谈。而在今年，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坦桑尼亚裔作家古尔纳在上海的演讲正是由《上海书评》翻译并发表的。

除了上述选题之外，还需特别提及的是，中国国内一众顶尖学者与文体家，如李零、葛兆光、冯象、沈卫荣、罗志田、杨国强、高峰枫、陈子善、陈建华、毛尖、黄昱宁、小白等，数年来始终为《上海书评》笔耕不辍，贡献佳作。可以说，《上海书评》已然成为上海思想文化界

的一张重要名片。

今年是澎湃新闻创立的第十个年头。十年来，作为其核心组成部分，《上海书评》是澎湃新闻文化功能的重要体现。通过《上海书评》，澎湃新闻不仅在时政领域发声，更在文化和思想的高度交汇中，塑造了其作为一家有文化品位、有思想深度的媒体形象。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还是对现当代文化思潮的梳理与反思，甚至从全球的角度出发，邀请世界各地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参与讨论，澎湃新闻不仅是一个信息的传递者，更是一个文化的桥梁，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在思想与文化层面的相互理解与碰撞。在当下信息碎片化、快速消费的时代，澎湃新闻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以一种沉静、深邃的姿态，维护着文化的厚重感与思想的深度。通过《上海书评》所展现的思想深度与文化关怀，澎湃新闻已然成为中国文化场域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它不仅记录时代的变迁，更在文化的长河中，激起了思想的涟漪，成为一座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文化灯塔。

回音壁

## 冬瓜在别处

何频

仿丰子恺的小品，写过一篇新县的吃饭，其中打瓜瓜子的特色，袭用了丰先生的俏皮话。那里的油栗子比栗子大不了多少，是灌木而非果树果实。萧红忆鲁迅，冬天的雨夜，夫子吃零食吃吊在窗外的一筐风干荸荠。许先生说很甜的。新县的油栗子煮熟后用针线穿起来，似辣椒、大蒜瓣子一样，挂到屋檐下等到过年吃，自己吃也待客，回锅一炒，糯软而甜带着油性。

那一次由皖南到了上海，住下后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思南路上的炒货店问吊瓜子，买吊瓜子。果然比别的瓜子贵，比别的瓜子肉厚且香。

2021年夏天，我们去湖南访友登南岳，在洞庭湖南岸发现了农家墙头的蒜苗和亮萎蛋。当地人把蒜苗的果实叫野菜瓜，嫩青的亮萎蛋摘下来直接炒着吃。写《暴风骤雨》的周立波，湖南益阳他老家现在是网红打卡地，我也看到了人工栽植蒜苗。干脆在植物志里搜检，发现蒜苗在东北亚和东南亚有很多，且有不一样的品种。

缘《诗经》给蒜苗有原始记载：“果臝之实，亦施于宇。”《尔雅》曰：“果臝之实，蒜苗。”《神农本草经》说，蒜苗“一名地楼”。而《吕氏春秋》记作“王善”。蒜苗的别名，足可以抄一张纸。

因为蒜苗、蒜苗和亮萎蛋，由不得把手边的《诗经》再翻一翻，这次重读《国风·东山》，我的认识升华了——

《诗经》注解有许多版本，我随手的用书是两种，一是袁梅先生的《诗经译注》，齐鲁书社1985年的初版本，和现在中古古籍出版社的修订再版本。另一个，是河南大学已故的华峰先生领衔注释的《诗经诠释》，1997年初版，2000年重印，现在修订为大开本，印了好多次。华峰是华钟彦的公子，而华钟彦曾师从高亨和钱玄同。《国风·东山》这首诗，到底主题思想是什么？袁梅说是反抗的，征人吐槽奴隶主的不合理战争。“表达了古代人民对奴隶主阶级发动非正义战争的抗议”。华峰先生更直白，曰：“这是一首反战诗篇……曹操《苦寒行》有‘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可谓深领本诗之旨意了。”

华峰说得再确切更好。

2024年9月5日于甘草居，秋热犹狂



## 佛罗伦萨的晨曦

应奇

我们的重点是乌菲兹美术馆，都已经下午四点多，美术馆门口还在排队，不过L告诉我，这时候的人已经算是少了。进入美术馆，依次参观，虽然稍有些审美疲劳，但是打卡还是必须打足精神的。我对L说，大学时因为对美学的兴趣，胡乱看些美术史著作，通俗的如迟轲老先生的读物，高深点的如文杜里的《西欧近代画家》，但我自己很清楚，当年泛览所得的那点浅薄的美术史知识在这样的美术馆中是根本不敷使用的。好在我旁边就是世界上第一所美术学院的高材生。从刚才参观了不少但丁诗墙铭的纪念堂开始，L就开始给我讲解了透视法在美术史上的运用，而在某一展厅参观时爆发的“矫饰主义”一语则更是让我对当年的懵懂少年“刮目相看”了。无疑，波提切利、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应该是这座馆的镇宝，但是对我而言，却还是L那句沉吟式的自言自语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当米开朗基罗创作眼前这幅作品时，他在想什么呢！”的确，正如英国作家卡斯特在《佛罗伦萨的漫游者》中所云：“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何在1300至1500年间（主要是在托斯卡纳）出现了大量的艺术大师。他们不仅有着超强的意志和勇气，更有着不朽的影响力。然而人们没有想到的是，意大利人的这种神奇的创造力仅仅在漫长的世界历史中持续了两个世纪，之后就突然衰退了。”

天才已逝，城郭依然。从乌菲兹美术馆出来，L就带我来到了阿诺河边，这时正好是落日时分。站在阿诺河的北岸，往东可以看见老桥，向西则是壮丽而辉煌的霞光。披着这如织锦云般的晚霞，我们沿阿诺河而行，原来L和我有一样共同的偏好，到一地必登高望远，俯览全景——记得在维也纳，我登上了卡伦山；在都灵，我登上了王宫中的塔楼；在罗马，我分别从帕欧拉喷泉、卡比托利欧博物馆的露台和博尔盖特别墅三处俯瞰全城。而此刻，我们要前往的米开朗基罗广场正是俯览佛罗伦萨全城的最佳位置。建在山顶上的广场其实并不高大，却几乎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远处无语的群山，而如一条金带穿过佛罗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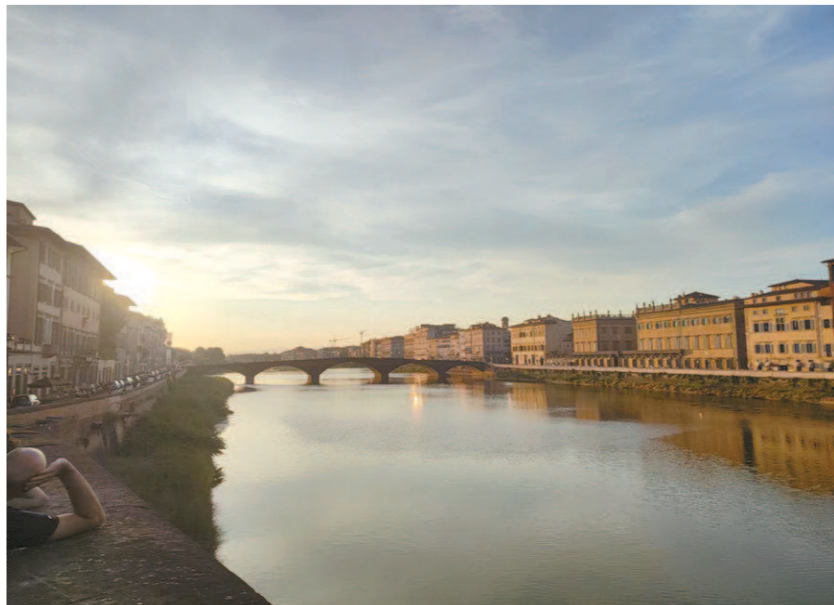
萨城的阿诺河则不免让人有一线穿古今之叹。

说到古与今，也是与佛罗伦萨和佛罗伦萨人有关的，最有名的莫过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序言中对但丁的评价：“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也就是新时代的最后一位诗人。”这句话中间的内涵，就如同卢卡斯所解读的乌菲兹美术馆中所陈列的米开朗基罗的《神圣家族》：“画面背景里的裸体人物给画作增加了异样的元素，也暗示着基督教和异教、新教和旧教之间的冲突；简单地讲，就是被模糊了的‘神的形象’。有意思的是，晚近的史家们也试图丰富恩格斯在对但丁的评价中所提供的有些抽象的画面，例如德国史学家贝恩德·勒克在其《文艺复兴全史》中就新旧交替的角度比较了但丁和介于但丁与马基雅维利之间的彼特拉克，“彼特拉克不是第一位现代诗人的问题，如同但丁不是中世纪的末代诗人一样，尚无定论，但他们都是话语革命的主角，并且两人的作品都代表了创造力的正式爆发，都点燃了以古典为榜样的热忱。”

勒克比较了彼特拉克笔下的女性形象和但丁《神曲》中的女性形象：“比特特莉莎在她的诗歌中沉迷于纯粹的神学，彼特拉克的劳拉——1327年他在教堂邂逅的一位美丽女子——明眸善睐，金色的卷发在风中飘逸”。更重要的是，彼特拉克比但丁更愿意面对这个世界，在《神曲》的天国里没有时间，“没有过去，只有现在。而彼特拉克与之相反，表现出了敏锐的历史意识”，这尤其见之于他写下的如下句子：“我的命运是生活在多重和混乱的风暴中。但是对于你来说，也许，按我的希望和愿望，如果你生活在我之后久远的未来的话，那么美好的时光将会随之而来。遗忘的沉睡不会永久持续下去。黑暗终将打破，我们的后代将可以重返从前纯粹的荣光。”史家们于是用“佛罗伦萨的晨曦”来形容这种在人类历史上崭新的历史意识。

当年我曾把黑塞的成长小说《彷徨少年时》推荐给他的L，现在已经成长为静则渊默、语则滔滔的成熟小伙。因为规划了第二天要带我去离佛罗伦萨只有半小时车程的比萨观光，也因为他的室友暑假回国了所以空出一床，他留我当晚住在他的公寓。L所租住的公寓离中心城区也就是两三公里，轻轨可达。当我们到达住地，已是午夜时分。许是意大利人不爱用空调的习惯也潜移默化了这些从小在祖国娇生惯养的中国少年，由于天气炎热，夜暑未消，我几乎整夜没有睡好，早上四五点钟就醒来了。推开L替我关得严严实实的落地窗，眼前的景象让我想起了从一部史书上看到过的费拉拉的佩斯献给帕多瓦的主角的一首诗：“卡莉奥佩，别再掩藏自己了！带上那乐音甜美的竖琴，用绿叶去编绕一位新诗人的头发吧！”我在想，自己虽然度过了艰难一夜，但此刻我所看到的确实是佛罗伦萨的晨曦。

均 应奇 摄于佛罗伦萨阿诺河畔



2024年8月20日凌晨于吴泾大荒，21日近午订正